

Lang & Hist in E. Asia

Festschrift for Tatsuo Nishi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sup>th</sup> birthday

Vol I

Kyoto: Shokado 1988

ed. by P.K. Eguchi et al.

## 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

孙宏开

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经过近几年识别鉴定，确定为独立的语言，已经有近四十种，除了个别语言的地位尚未确定以及少数边远地区的语种尚未查清外，应该说，绝大多数语言都收集了较丰富的语言资料，多数语言已发表过介绍性的概况，其中一半以上的藏缅语已有专著介绍。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中国境内藏缅语的概况，并对它们的谱系分类提出初步意见。

对于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语言的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多次有人著文论述过，有的是全面的论述，有的是局部的论述，有的是对具体语言的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1. 1951年3月3日罗常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的文章，1954年第3期《中国语文》发表了罗常培和傅懋勳合写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文章，其中关于藏缅语的分类提出中国境内藏缅语族应分为四个语支，包括20种语言：

- (1)藏语支：藏语、嘉绒语、羌语、西蕃语、俅语、怒语、珞巴语
- (2)彝语支：彝语、傣语、拿喜语、哈尼语、拉祜语、阿昌语、民家语、土家语
- (3)景颇语支：景颇语
- (4)缅语支：缅语、载瓦语、腊伦语、浪蕤语

2. 1980年周耀文、戴庆厦所著《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一书中，关于云南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共分为七个语支：

- (1)藏语支：藏语
- (2)羌语支：普米语
- (3)彝语支：彝语、傣语、拉祜语、纳西语、哈尼语

- (4)白语支: 白语(未定)  
 (5)景颇语支: 景颇语  
 (6)阿昌语支: 阿昌语、载瓦语  
 (7)怒语支: 怒语、独龙语(未定)  
 另外基诺语语支未定。

3. 1982年盖兴之在云南民族学报载文《缅彝语支初探》中提出将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合并为缅彝语支,其主要依据是:将这几个语支的语言经过比较后发现,这组语言间存在的语音对应规律、同源词和古代屈折形态的残迹,为联系这些语言构成一个语支提供了证明,他认为,缅彝语支诸语言在结构特点上可分为彝语群和景缅语群两类。

4. 1981年出版的国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在585页刊登了《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其中藏缅语族的分类是:

- (1)藏语支: 藏、门巴  
 (2)彝语支: 彝、傣、纳西、哈尼、拉祜、基诺、白  
 (3)景颇语支: 景颇、独龙  
 (4)羌语支: 羌、普米

另外该表将土家语作为语族未定的语言,珞巴语、怒语、阿昌语作为语支未定的语言。

5.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民族语言部分的框架,有关藏缅语族的分类大致如下:

- (1)藏语支: 藏、嘉绒、门巴  
 (2)彝语支: 彝、哈尼、纳西、傣、拉祜  
 (3)缅语支: 载瓦、阿昌  
 (4)景颇语支: 景颇  
 (5)语支未定: 羌、普米、珞巴、独龙、基诺、土家、怒、白

以上五种分类意见,无论在语支划分上,或是在语种的多少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第1种意见,因为是解放初期提出来的,当时的语言调查研究尚未全面展开,中国的藏缅语究竟有多少,它们的特点怎样,尚不清楚,系属分类尚未开始研究,提出系属划分的意见,可以说是十分大胆的。从目前来看,多数语言的分类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且已经被人们接受、引用。

第2种分类意见虽然仅限于云南省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但它的框架基本上

包括了在中国境内大部分藏缅语,这种分类意见的总特点是比较细,也比较客观,大胆地吸收了近一、二十年有关藏缅语分类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有争议的白语系属以及当时尚未全面公布材料的独龙语、怒语的系属,提出单独建立语支的意见,但均在提出初步意见后用括号注明了“未定”二字,说明作者对这几个语言的分类意见尚不很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后再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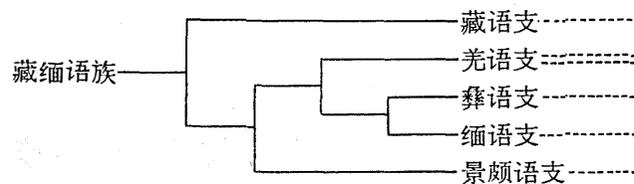
第4、5两种分类意见,都把一部分语言列入语支未定。特别是第(5)种意见,共列了十七个民族使用的24种语言,仅将12种语言进行了分类,而将另12种语言列入语支未定,看起来作者对分类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语言采取了慎重态度,实际上却降低了分类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也降低了这种分类的科学性。况且已经分类的12种语言中,仍然有一些语言在分类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

至于第3种分类意见,属于谱系分类的层次问题,即在藏缅语族中分几个层次。目前一般的分类是语系——语族——语支——语言,语言下面再分方言、土语,有时方言还分次方言,土语也可分为次土语。如果在语族和语支之间或是在语支和语言之间再增加一些层次,将相近的语支结合起来成为大语支,或将某一语支与语言之间再分为小语群,这种意见在国外也不是没有,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划分出不同语支以后,各语支之间在同源关系方面的远近,也并不都是等距离的。如果能再将语支之间的远近关系表示出来,对于分类本身,对于其他学科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 二

根据近几年的调查,在中国境内新发现了一些藏缅语族语言,这些语言大多分布在较偏僻的山区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边疆地区。截止至1986年底,根据初步调查材料,加上以往确定的语种,中国境内的藏缅语已有38种。经过对材料的初步分析研究,参考已经公布的各种材料和研究成果,它们分属于5个不同的语支。这5个语支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表一来表示。

表一:



藏缅语族各语支之间的关系并不处在等距离的平面上，表一中的实线表示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彝语支与缅语支是最接近的，其次是羌语支和彝、缅之间的关系，再其次是景颇语支与羌、彝、缅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藏语支与景颇、羌、彝、缅等语支之间的关系。表一中的虚线表示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其中羌语支的部分语言受了藏语支语言的影响比较明显，中国境内景颇语支的语言与缅语支的语言互相影响的情况也很突出。另外，部分羌语支语言又受到彝语支语言的一定影响。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人们在做语言谱系分类的工作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将中国境内的藏缅语分为五个语支，主要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材料：

1. 词汇比较同源词的百分比。在语言谱系分类工作中，我们虽然没有将所有的藏缅语都进行循环比较，但是每一个语支我们都抽了一定数量的语言进行了比较，比较的词一般都是常用词，语言之间最少比一千词左右，多的达到二千三百，多数情况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之间，这种比较虽然有很多干扰因素，但是我想基本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通过初步比较统计，藏语支与羌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1%—15%左右，藏语支与彝语支、缅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1%—14%左右，藏语支与景颇语支的同源词约在12.5%—16%左右。羌语支与彝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4%—18%左右，羌语支与缅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2%—16%左右，羌语支与景颇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1.5%—15%左右。彝语支与缅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5%—21%左右，彝语支与景颇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2%—17%左右。缅语支与景颇语支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约在14%—22%左右。

2. 同源词的主要语音对应关系。在语言比较过程中，各语支的语言之间都有一批共同同源词，还有某些语言和另一些语言之间特有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都服从于一定的语音对应关系，有的对应关系比较整齐，有的对应关系比较错综复杂。根据语音变化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拟构出原始藏缅语的语音系统。用这个体系与目前各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大致可以看出各语支语言在语音方面的不同演变规律和演变趋势。例如，藏语支语言的语音演变反映了较大的层次差别，韵尾大体保留，声调的作用不大。羌语支语言在声母方面保留了藏缅语族较早的语音面貌，但在韵尾方面却基本消失，消失过程中产生了元音长短、卷舌、鼻化等复杂语音要素，声调的作用略大于藏语支语言，但声调产生的原因与藏语不同。彝语支和缅语支语言复辅音和韵尾基本消失，大部分韵母都有松紧两套，声调作

用较大。景颇语支复辅音声母已简化，浊音或送气音大多处在不稳定状态，韵尾基本保留，声调比较稳定，声调作用比羌语支语言稍大。各语支的这些语音特点，大体反映了它们在从原始藏缅语分化出来以后的各自演变的方式和特征，这些特征当然也应该是进行语言发生学分类的参考依据。

3. 主要语法范畴的比较。藏缅语族各语支在语法范畴、语法意义、语法形式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点一直被过去从事语言分类问题研究的人们所忽视。其实，语法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语法上的差别对语言分类是最有意义的。例如，在藏缅语族各语言中，动词差不多都有使动范畴，但仔细分析起来，构成使动范畴的语法意义、语法形式，虽然一定程度上都有同源关系，但各语支都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别，有的语支以声母交替的屈折变化为主，有的以声调的屈折变化为主；有的以添加或变换不同的前加成分的方式表现，有的则主要用加后加成分的方式表达。还有的语支则多种语法形式兼而用之，如此等等。但如果再细研究起来，各种语法形式之间，都服从于一定的演变方式和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往往也与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相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语法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作为划分语支的重要依据之一。

再以量词为例，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量词是后起的，根据量词和数词的结合关系，可将藏缅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数量型，即量词和数词结合成词组修饰名词时，其词序为数词在前，量词在后。另一类是量数型，词序刚巧相反。羌语支、彝语支、缅语支属于前者，藏语支、景颇语支属于后者。数量型语言的量词较丰富，但仍处在不同的层次；量数型语言的量词不丰富，它与名词的界线不清或不十分清楚。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同一类型也有层次的差别。数量型语言中，彝语支的量词最发达，其次是缅语支，再其次是羌语支。量数型的语言中也有层次差别，一般来说，景颇语支要比藏语支发展得稍快一些，但藏语支中的白马语，量词的发展也已接近景颇语支的水平。量词发展变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明显地与语支的划分有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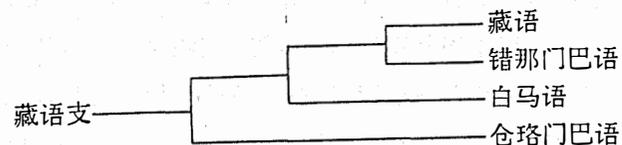
在藏缅语族中，值得提出比较的语法问题还有许多，如名词的数和指小，名词的人称领属，人称代词的格，动词的人称和数，动词的时态和体，动词的式，动词的态，动词的趋向，形容词的用法，结构助词的用法等等，这些语法问题，往往在藏缅语族不同的语支中，其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也是进行语言谱系分类的重要参考依据。

## 三

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族可以分为五个语支，每个语支又可包括若干语言，下面分别就各语支的主要特点及其所包括的语言作简要介绍。

1. 藏语支：包括四种语言，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可用下表来说明。

表二：



藏语分卫藏、安多、康三个方言，各方言的同源词一般在70%以上，它们的读音与文字都有十分严格的对应关系，错那门巴语与藏语最近，同源词在50%左右，语法上也很接近，但错那门巴语与藏文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白马语也比较接近藏语，同源词在27%左右，语法上的差别要大于错那门巴语与藏语之间的差别。

仓洛门巴语过去曾叫墨脱门巴语或仓拉门巴语，它与藏语的接近程度类似白马语与藏语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要稍远于白马语。

藏语支语言的总特点是内部比较一致，同源词一般在25%以上。语音对应关系明显，语音演变的趋势和结果近似，声调处在类似的发展阶段。语法以助词为主要表达手段，兼用少量形态，用前缀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已基本消失，量词少，与数词结合的词序是“量词+数词”。但白马语中已出现少量“数词+量词”的词序。形容词有级，结构助词比其它藏缅语略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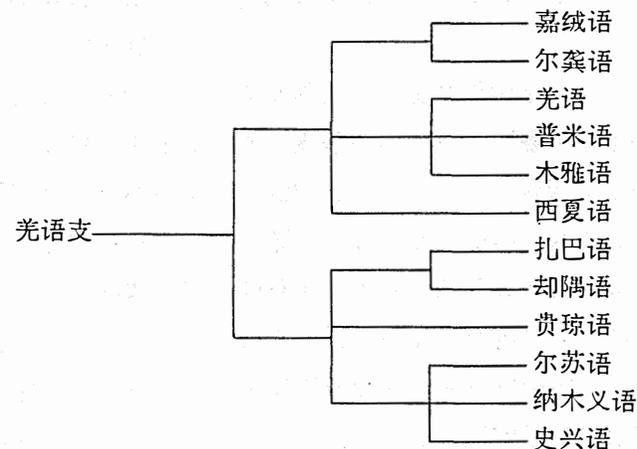
2. 羌语支：这个语支的语言全都分布在中国境内，包括十一种现行语言和一种文献语言。它们大多数是最近几年才发现，所以外人对这些语言的特点还知道得不多，对它们还比较陌生。但从已经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初步比较研究，我认为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可用表三来说明(参照下页图表)。

羌语支本身可分为北支和南支，北支受藏语支的影响大，南支受彝语支的影响大。

有不少人认为嘉绒语应该属于藏语支。在比较中确实看到嘉绒语在某些方面有与藏语接近的地方，如从词汇比较来看，嘉绒语与藏语“有关系的词”占37%，但如果将嘉绒语中明显的藏语借词从有关系的词中区别出来，可以断言，嘉绒语中的藏语借词，不会低于20%，这样嘉绒语与藏语的同源词就会比藏语支

内部各语言间的同源词在25%以上低得多。还有人断言在语法上藏语也有羌语支语言的人称和趋向范畴，但直到现在，论述藏文语法及现代藏语语法的著作还没有一位作者介绍过藏语动词人称范畴和趋向范畴。如果把有些学者对藏文前加字、上加字作用的一些推测拿来作为语言谱系分类的依据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至于谈到藏语、羌语和嘉绒语的语支共同语，如果把整个藏缅语族语言的材料认真研究一下的话，就不会得出这样轻率的结论了。

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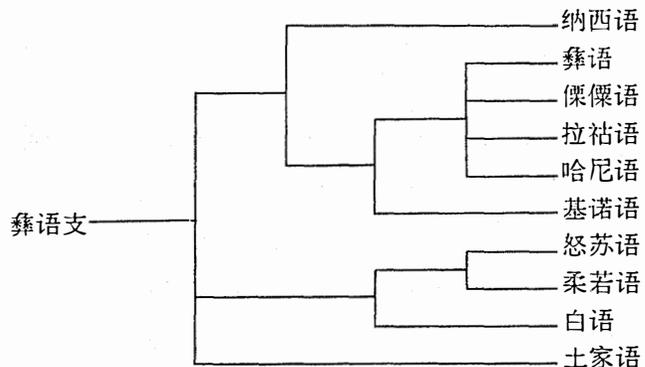


关于西夏语的系属分类，前人大都认为属于彝语支语言，但从最近词汇比较的结果以及西夏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西夏语接近羌语支的特点比接近彝语支多，我倾向于放在羌语支比彝语支更合适些。

羌语支语言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在语音方面：复辅音丰富，单辅音声母有小舌塞音和擦音，塞擦音有四套。元音有长短、卷舌、鼻化，但很少有松紧，韵尾大体已丢失，声调的作用不大。在语法方面：人称代词有格，量词与数词结合为数量型，但不如彝语支丰富，动词有人称、数、体、态、式、趋向等语法范畴，用前后缀方式表达，各语言表示相同语法意义的前后缀有明显起源上的共同性，形容词没有级范畴，结构助词比藏语支丰富。词汇方面：有较多的汉语借词和藏语借词，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一般在20%左右，最多的可达31%。

3. 彝语支：中国境内的彝语支语言共有十种，其中怒族使用的两种语言是近几年才确认的。经过初步比较研究，它接近彝语支语言的特点比缅语支的多，所以初步考虑，把它暂时列入彝语支。彝语支语言的分类目前是分歧最大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掌握的材料和站的角度不同，根据对材料的综合比较研究，我认为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可用表四来说明(参照下页图表)。

表四:



彝语支语言中的白语是比较特别的, 由于长期受汉语影响(可能还有壮侗语族语言的影响), 在词汇、语法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从材料分析, 白语的本质特点, 无论词汇、语音或是语法, 还保存着彝语支语言最基本的东西。这里的一个理论问题是, 一种语言受了外界巨大的影响以后, 语言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否影响它发生学分类中所占的地位, 白语本身的变化是否引起了藏缅语族向汉语族过渡的质的变化, 或者已经变成了既非汉语族又非藏缅语族的一种混合语。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材料, 得出的结论会是十分明显的。

在藏缅语族语言分布地区的最东边, 中国的湖南省境内, 有二十多万土家族使用着自己的语言, 土家语的系属问题未经深入研究过, 但从土家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总特点看, 接近彝语支语言, 但它在彝语支中是一个与其他彝语支语言差别较大的一种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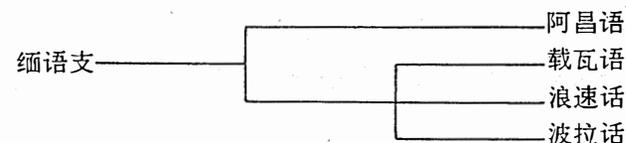
彝语支多数语言的语音特点是, 基本上没有复辅音, 塞音、塞擦音分清、浊和清送气三套, 韵尾基本消失, 元音分松紧两套(或处理成紧调), 部分语言开始出现前响复元音, 声调的作用比其他语支大。在词汇方面, 汉语借词所占比例比其他语支高, 以复合方式构词是丰富词汇的主要方式, 加前缀或后缀构词不如其他语支丰富。语法表达的手段以助词为主, 量词很丰富, 量词可以不和数词结合直接修饰名词。动词的各种语法范畴大多已不完整或消失, 结构助词较丰富, 它在表达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它语支稍大些。

4. 缅语支: 缅语支语言主要分布在缅甸境内, 中国境内缅语支的语言主要是阿昌语和载瓦语, 另外还有两种话, 一种是浪速, 另一种是波拉, 通常被认为是载瓦语的方言, 他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表五来说明(参照下页图表)。

中国境内缅语支的语言最少, 有人主张把它与彝语支的语言合并为缅彝语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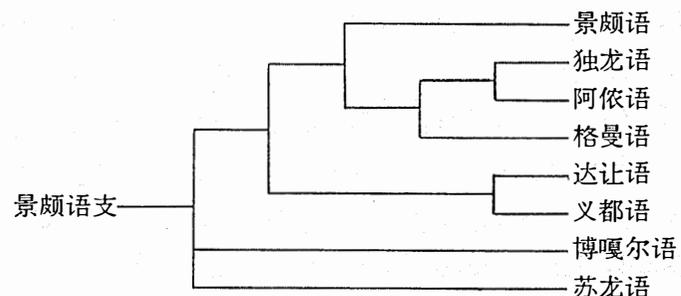
缅语支内部比较接近。语音上的共同特征是, 塞音、塞擦音中的浊音都已消失, 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也已消失, 后置辅音有少量保留。单辅音韵尾基本保留, 缅语仰光话已逐步脱落, 但对应关系很明显, 出现了少量前响复合元音。语支内部同源词在30%以上, 有一批独有的同源词, 词中有弱化音节。语法比较接近, 形态不丰富, 助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量词比较丰富, 它与数词结合时属数量型。动词有使动范畴, 结构的词较丰富。

表五:



5. 景颇语支: 中国境内景颇语支语言共有八种, 其中多数是近几年调查发现的。因此有关这个语支所包括的语言, 多数人还不熟悉。经过近几年对材料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六:



景颇语支中的独龙语和阿依语, 是两种比较接近的语言, 阿依语是福贡县怒族使用的语言, 目前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缘, 但缅甸境内有较多分布。达让语、义都语也是两种比较接近的语言。达让语是僇人使用的语言, 义都语是珞巴族使用的语言, 虽然民族不同, 但语言十分接近。博嘎尔语和苏龙语都是中国境内珞巴族使用的两种语言, 差别较大, 它与印度境内的波多——嘎若语支语言的关系如何, 因未作深入比较, 不敢断言, 目前暂且放在景颇语支中。

景颇语支内部语言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彝语支内部, 纵的层次差别又小于藏语支语言。它们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 多数语言有少量复辅音声母, 单辅音中的塞音、塞擦音一般只分清浊或送气不送气两套, 部分语言韵母主要元音分长短, 出现了少量前响复元音, 韵尾基本保留完整。声调的作用比彝语支语言小, 有轻声。

词汇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来源于实词或复辅音前置辅音演变来的弱化音节，多的有三十多个，少的有十多个。语支内部的同源词一般在20%左右。语法方面以形态和助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量词不丰富，多数语言属于量数型，动词有人称、数、体、式、态、方向等语法范畴，表达语法范畴的前后缀有明显的同源关系。

#### 四

语言的谱系分类，应该建立在深入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因此，提出的分类意见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语言谱系分类的研究中，有几个值得提出的认识问题，应该加以讨论。

1. 语言的谱系分类，当然是语言学家们的事，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语言之间的远近关系往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密切相关，因此，钻研一下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历史，对于语言分类不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还发现，发生学关系近的语言，往往他们在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要比其他关系远的语言多。例如，使用羌语支语言的居民，不管他民族成分如何，除了语言上的接近外，在原始崇拜、文化特征、历史渊源、民间口头传说等方面都能找到许多共同的东西，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彼此分化的时间要远远晚于不同语支的民族。

因此，提出语言分类的意见，除了作语言学本身的分析外，应该用其他学科的材料作佐证。当然语言的演变与民族的演变相类似，并不单纯以分化为其主要变化方式，它还处在不断地接触新的东西，接受新的东西，用新的东西来丰富、完善自己，甲方言和乙方言在分化成为独立语言以后，彼此在新的互不来往的环境中不断接受新的东西，差别的东西就会逐渐增多，我们要善于从纷繁的差异中找到共同的、本质的特点，并以此作为语言发生学分类的主要根据。也要分析差异的状况和形成差异的原因等等，我认为这些因素也是从事语言分类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从共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且参考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后，分类才能建立在科学的、牢固的基础上。

2. 关于语言谱系分类纵的层次问题，这本来没有一定之规，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习惯，实际上，突破这一框架的情况比比皆是，谢飞在《汉藏语概论》这本书中就用了 Family, Division, Section, Branch, Unit, Language 六个层次，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著作中对汉藏语分类中，不完全拘泥于层次，在汉藏语系与藏缅语族之间，增加了藏—克伦这样一个上位语族的层次，而在藏缅语族下面，用十

一条虚线，表示十一个语言集团，但在文字说明中仅列了七组语言，其中 Lepcha 语、Konyak 语、Nung 语、Lushai 语分别列入藏、博多—嘎若、缅—傈僳、克钦等语支，嘉绒语则在文字分类中未提及。从形式来看，在语族以下，他使用的不是层次分类，而是以克钦(景颇)语为中心，采用放射形式，把克钦(景颇)语放在语族的中心位置，而与藏缅语族相对的克伦语族，则没有再进一步分类。从客观语言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在一个语族上百种语言中，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远近关系，绝对不可能用三个层次就能分得清楚的，前面第三节中，从表二至表六，语支以下的语言，除中国境内的缅语支语言较少，层次也少外，其他语支差不多都有 3—5 个层次。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把藏缅语族各语言之间的远近关系描述得非常确切，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因为分类者掌握的材料不同以及对材料的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又不太容易用一个公认的标准来衡量。因此，分类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只要每一个分类者能较仔细地提出分类的根据，进行较深入的讨论，我想就会逐步接触到分类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在这儿，对材料的分析研究是第一位的，观点只能从材料来，未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而发表的各种观点是主观的，忆断的，有时即使对材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以后，也不一定能提出非常正确的结论，但至少言之有据，至于这个“据”充分不充分，准确不准确，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分类的层次也是一样，仅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合理的。

3. 语言分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有一些语言共有两个或多个语言集团的共同特点，西田龙雄先生叫它为 Link Language “联系语言”。本尼迪克特把景颇语看作藏缅语族中的联系语言，西田先生曾把独龙语、嘉绒语看作藏缅语族中的联系语言。确实，联系语言在语言分类中是比较重要而又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在这里联系语言有两层意思，一是处于联系语言地位的语言，保留藏缅语族共同特点多。这些特点往往能和许多现代语言或方言挂得上钩，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较明显。例如独龙语和嘉绒语无论在语音方面或者语法方面，都保存了较多藏缅语族语言的早期面貌，这些面貌有的在甲语言集团中保存，有的在乙语言集团中出现，有的在丙语言集团中有遗迹。另一层意思是有的语言处在两个或多个语言集团的交界地带，在词汇上与甲语言集团接近，在语法上又有乙语言集团的某些重要特征，而语音上，却完全象丙语言集团。例如纳西语即属于此种语言。在语音及部分词汇方面，与彝语支语言很接近，但是在某些重要语法特征方面以

及部分词汇方面又和羌语支语言很接近。

语言特点方面的错综情况,使语言分类增加了复杂性,但是我想,我们要善于在错综的情况中抓住本质特点,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考验。

4. 在进行藏缅语分类中,我们参考了其他语族语言的分类标准,但是很难统一。以词汇比较的百分比为例,我们通常比较1500-2000个常用词,有的语言超过这个数字。由于藏缅语族语言内部各语言间的差别大,我们大致掌握了如下标准作为分类的依据之一。

(1)语言内部:同源词一般在50%以上,个别语言的方言差别大,如彝语各方言间的同源词有不足50%的情况,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2)语支内部:同源词一般在20%-30%,有的语支中的个别语言,有不足20%的,也有个别语言超过30%的。

两份词汇材料的比较,同源词在30%-50%之间的,属于方言与语言交叉的比例数,确定是语言还是方言,再看其他因素。

(3)语族内部不同语支之间,同源词一般在15%左右。也有超过15%的,但一般不突破20%。

语言分类除了依据同源词的多少及其语音对应关系的远近外,还要分析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各种语法形式之间的同源关系,特别要分析表达相同或相似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及其语音手段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这也是进行语言分类的重要依据。

中国境内藏缅语的分类研究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它有必要联系境外的众多藏缅语一起进行分析,其中景颇语支和缅语支的分析,更需要放到整个藏缅语中加以考虑。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使藏缅语族语言的分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就。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参考书目

-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周耀文、戴庆厦:《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0年。  
陈士林:《彝语语言学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pp. 150-188,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

盖兴之:《试论彝语谱系的分类》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pp. 225-239,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

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pp. 189-224,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 pp. 429-454,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载《民族学报》 pp. 98-273,第3期,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 A Classification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China

Sun Hong-Ka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enetically re-classify on the basis of new data some forty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In general, they are grouped into Tibetish, Chiangish, Loloish, Burmish and Kachinish. There are, however,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ividing them into three groups, that is, Tibetic, Chiang-Lolo-Burmic and Kachinic. Major linguistic featur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se three groups are shown. Several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genetic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are also discussed.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mong them, are primacy of actual linguistic data and a historical status of link languages.